



张巍 / 著

苏爱然与李杏，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一个被生活折腾，
一个被自己折腾；一个绝处逢生，一个暧昧到毁。
不作死就不会死，人生短暂，有多少感情经得起折腾？

暧昧不起

动心很美
动身全毁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暧昧不起 发送至 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暧昧不起

动心很美
动身全赖

张巍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暧昧不起 / 张巍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502-3467-3

I. ①暖…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0007号

暧昧不起

作 者: 张 巍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选题策划: 张轩洋 许云莲

特约编辑: 许云莲

责任编辑: 王 巍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肖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2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8印张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467-3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2061212转805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孟婆汤 {1}
第二章	劳碌饭 {19}
第三章	锅包回锅肉 {33}
第四章	白灼旧时光 {47}
第五章	盖饭与寿司 {65}
第六章	mojito, 莫寄托 {79}
第七章	葱油蒜酥 {95}
第八章	盐渍 {111}
第九章	清蒸千百味 {127}
第十章	素鸡 {145}
第十一章	正宗火锅 {159}
第十二章	雪碧鸡翅 {177}
第十三章	病号蛋羹 {197}
第十四章	鸡蛋灌煎饼果子 {211}
第十五章	酒烧 {227}
第十六章	干果入菜 {245}
第十七章	众口难调 {261}
尾声	{279}

第一章 孟婆汤

暧昧
不起



祝酒词、纪念日……多么美好！只是，即便凑齐这两种美好，也未必能换购一份高兴。比如，在亲人的死亡祭日向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致感谢辞。

此时此刻，苏爱然端着代酒的茶杯，站在那里搜肠刮肚，之前没有人教过她如何“高端大气上档次、优雅得体显关怀”地吃一顿白事饭。特别是，当她是请客的主家，而不是登堂的宾客时。

“婚礼当日，你许下的白首偕老，到头来终究是一场谎言。”——这是苏爱然最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丈夫陈天的照片还摆在钱包里，日夜灿烂地冲自己笑。如今，苏爱然最喜欢的这张一寸免冠照，竟成了陈天的遗像。说些什么好呢？说话前该先笑笑么——就像丈夫在世时，自己无数次下厨请朋友来聚餐的幸福日子那样张罗大家吃好喝好？还是该哭呢——让这些反复安慰过自己的人放下伸向红烧肉、东坡肘子的筷子，跟她一起再度缅怀刚化成一把热腾腾灰尘的陈天？

生命是如此脆弱，还没来得及准备死亡，人生就已结束。对于儿子的葬礼，常桂红并不满意，但又能怎样呢？她的“小天儿”才刚刚三十五岁，儿子结婚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孙子出生那年，丈夫病逝，

她只忙着日夜痛苦，是儿子陈天一手操办了葬礼。如今丈夫尸骨未寒，儿子就……常桂红有些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积累一些“经验”。虽然落座之前，主事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致辞，但是她坚持让儿媳说点儿什么来感谢大家，毕竟，以后这一家孤儿寡母难免要有事情麻烦大家。

“这些日子，爱然和阿姨都挺累的。”关键时刻，李杏发了话，“我替她说两句吧，我跟爱然是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这次车祸来得太突然了……”

饿得快要前胸贴后背的宾客被迫转移目光，不好再觊觎摆在苏爱然附近油光四射的菜肴。他们放下筷子，悲悯中带着一点热切期待地看着李杏，以及离她最近的口味虾。可李杏只不过是好心帮朋友解围，车祸后面具体该说“生得伟大”还是“死得光荣”，她也不知道。宾客的注视让她愈发尴尬，视线无处安置，停在自己的手上——指甲里灰灰的东西，不会是帮苏爱然拾骨灰时留下的一小撮“陈天”吧？！想到这里，李杏手里的茶杯端不稳了。

乐队那厢中西合璧的吹拉弹唱更是让大家坐不住了，领头的一个眼色，众乐手摆弄起了放在一边的二胡、唢呐、萨克斯，一个拿镲的没拿稳，两片大镲都掉在地上，其他人帮着捡，又碰掉了几个鼓锤。韩飞在一边看得直叹气，但他也懒得管了。虽然自己的老婆李杏跟陈天的老婆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但说白了，他跟陈天也只不过是普通关系。要不是李杏死乞白赖地赶着同情人家孤儿寡母，赶鸭子上架般的非让他也出手帮忙，他连这个葬礼都懒得参加。在平时只跟计算机打交道的韩天看来，整个世界都能用“0”和“1”两个数字来表示，何必弄出这么多形式主义呢？多随点儿份子钱让活人好好过日子不就得了。就拿这乐队来说，本来按李杏说的，只是简单办办，请一些亲朋好友，定个火化日期，把讨价还价、结账缴费的事儿都替亲属处理一下就行了。结果老太太说儿子死得够憋屈了，不能再走得憋屈，非要风光大办，车队、乐队



一个不能少。结果自己跑了好多地儿，才临时找到一个职工乐队，钱也没少给人家。效果嘛，除了哀乐能合奏之外，其他就只会《月亮之上》、《套马杆》，最擅长的是顺子的《回家》。还好李杏临时出了招儿，让他们把劲歌金曲们拉慢好几个节奏，这才勉强烘托了悲痛气氛。

这时常桂红开腔了，但刚刚说了“我儿子”三个字，老太太就浑身一僵，再次晕倒，砸在苏爱然身上——这已经是常桂红今天第二次晕倒。早晨那次是陈天的遗体被推进高炉之前，旁边哭得快要虚脱的常桂红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气，扒着儿子的尸体就要一起往高炉里冲，别人怎么拉也拉不住，情急之下，李杏在背后照着常桂红的后脖颈就“劈”了一掌，老太太应声而倒，这才没再惹出事端。现在眼看人又晕了过去，一众宾客乱成一团，铙钹镲手也赶紧上前帮忙，生怕老太太躺错地方，毁了一桌子菜。一群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泼冷水地忙了半天，常桂红才清醒过来。

韩飞当机立断宣布开席，宾客们一边吃着，一边交头接耳几天前那场上了电视的惨烈车祸。别人的噩梦是车祸现场血淋淋的惨烈，苏爱然的噩梦却是一片空虚的白色……

两个礼拜前，下了今年入冬的第一场大雪。

陈天去郊区出近差，苏爱然下班回来给儿子君君买了他一直想要的变形金刚。上幼儿园的君君放学早，下午都是常桂红负责接孩子，然后跟儿子、媳妇一起吃过晚饭，再乘公交车回南城的家。那天，常桂红陪君君在客厅玩新玩具，苏爱然在厨房做饭。可刚开了火，婆婆就跑进来告诉苏爱然，君君可能把一个小零件吞到肚子里了。苏爱然听完立马关了火，抱起儿子就往医院跑，路上火急火燎地给陈天打了电话，通知他马上去医院。

到了医院，君君见到大夫跟见到阎王一样，死活不让大夫给检查，

怕打针。苏爱然也急了，死死地把儿子抱在怀里，又是检查又是拍片，折腾了小半天。君君哭得惨烈之余，把苏爱然的头发、衣服扯得一团乱。医生并没在孩子的肚子里发现任何异物，只好让苏爱然密切观察孩子的大便。苏爱然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如果回到家儿子出现状况了怎么办，可是一直留在医院也不是个事儿啊！更让她不放心的，陈天从一个小小时前到现在始终没有接过电话，这在他们之前的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常桂红抱着君君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汗水湿透了老太太的领子。君君哭累了，靠着奶奶睡着了。苏爱然反复拨打着丈夫的电话，她越来越生气：陈天怎么能不接电话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接电话呢！如果君君出了什么事儿，他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终于，苏爱然听见那首自己婚礼上放过的、被丈夫设为手机铃声的歌，在医院的走廊上传来。她欣喜地转头，嘴巴想笑，眉头还没来得及舒展，就看到了两辆白色的担架车，车上是两个血人：其中一个穿着跟陈天一样的上衣、裤子、鞋，垂下来的手上带着她和陈天一起选的婚戒，旁边围着一众穿白大褂的大夫，脸上模糊的血肉被这些白大褂衬托得分外刺眼。手机铃声就是从这个烂脸大哥的口袋里传出来的。苏爱然一个箭步冲到婆婆身边，迅速捂住了儿子的眼睛，她定定地看着那个担架上的人，妄图从刺激的画面里找出一些不属于陈天的元素。

苏爱然的心告诉她：那不是陈天，就算他穿得跟陈天一样，身高跟陈天一样，手机铃声、戒指、胖瘦……所有所有都跟陈天一模一样，他也不可能是陈天。

推着车的女医生以为苏爱然在看热闹，嫌恶地推开她，用身体挡住了伤者的脸。苏爱然顺着医生没用什么力气的一推，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君君被苏爱然捂醒了，使劲儿掰着苏爱然的手。苏爱然失去了所有意识，只是死死地捂着儿子的眼睛。君君尖叫起来，苏爱然一把拉过儿



子，用从没有过的声音大声呵斥君君：“不许哭！”

儿子的哭声，担架车“嘎吱嘎吱”的运动声，医生们混乱的脚步声，周围人们的说话声……一切在苏爱然的心里，都随着担架车消失在缓缓关上的手术门后面。

声东击西，是生活最擅长的结构方式。这个为儿子担心得死去活来的雪天，苏爱然毫无预兆地失去了丈夫。直到几天以后，苏爱然才在交警的口中还原了事件经过。

那一天，陈天接完苏爱然的电话后就往回赶，忙乱中错过了高速出口，情急之下在高速上倒车，结果和一辆正常行驶的“SUV”发生碰撞，陈天和对方司机都当场死亡。正赶上安全驾驶宣传月，陈天车祸的这段视频被电视台反复播放，虽然画面模糊也打了马赛克，但熟人还是能马上认出那个违章倒车撞上一辆豪华“SUV”的POLO车司机就是陈天。

葬礼上，听到众人又议论起自己儿子的车祸，常桂红猛提一口气，又差点没把自己噎昏过去，“杏儿，你把电话给我，我要找电视台，求求他们别再播陈天的新闻了，这是一刀刀剜我的心呢！我……”

眼看婆婆又要晕过去，苏爱然赶紧上前扶住她。宾客们也都跟着劝慰，有人甚至拿起电话拨通了电视台征集线索的热线，要求对方不要再播车祸视频。也许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没弄清电话里指的是哪段视频，多问了两句，打电话的人又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两遍，“就是有辆逆行的车撞上一辆‘SUV’，‘SUV’车头扁了，逆行的那辆……咳咳，人飞出去的那段。”

常桂红听到“人飞出去”几个字，忽然就亢奋了，跑过去抓过电话对着另一边破口大骂：“你们就不是人！不是人！那是我儿子，我儿子死了，你们还天天放给我看！你们这是要我的命！我告诉你们，我做鬼也

不放过你们！我每天上你们台吓死你们，闹死你们台里所有的人，你们给我等着，看了我儿子车祸新闻的都得死！都得死……”

这么说来，不就是“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了嘛。现场的宾客面面相觑，大家都看了那段视频，大部分人还看过不止一次，葬礼现场还彼此劝诫以后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常桂红不但骂了电视台，捎带脚把在座的所有人都诅咒了一遍。饶钹镣手们率先放下筷子，表示自己有事要先走，闸口就此打开，其他人也跟着陆续走了，生怕发了疯的常桂红真的现场弄死一两个人给自己儿子陪葬。等常桂红被苏爱然、李杏好说歹说劝坐下来之后，包厢里只剩下韩飞在跟服务员商量把没上的菜退掉。

这饭是没有再吃下去的必要了，饭店里热闹的气氛怎么能和刚失去亲人的悲痛置于同一个灶台呢？刚给朋友聚会炒了鱼香肉丝的厨子，怎么能再炒出一盘烘托葬礼悲伤气氛的肉丝鱼香呢？

跟饭店结好账，韩飞先开车到自己家，接上苏爱然托自己母亲帮忙照顾的君君，再开车送苏爱然全家人回家。

不到五岁的君君冥冥中也感到爸爸再也不能回来是跟自己有关，这几天都变得格外怯懦。只是，孩子终究是孩子，悲伤与快乐对于他们来说泾渭分明。

君君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细小的变形金刚塑料零件，“妈妈，你看！”

“嗯，好，你便便拉出来的？”苏爱然有气无力地问。

“就在我帽子里。”孩子大声地说。

之前得知车祸的震惊、失去丈夫的悲痛、对事故负全责要面对的索赔……已经让苏爱然完全乱了阵脚，她麻木地告知亲朋，麻木地被安慰。如果没有李杏自告奋勇、关键时刻推出韩飞作为主办人，苏爱然可能真的会一头扎在土里，闭上眼假装这个世界不存在。现在，苏爱然继



续麻木下去的可能，全被儿子手中那个小零件打碎了。

“你不是跟奶奶说吃掉了么？怎么又在帽子里！”

天真的君君还很难分辨狡诈的大人疑问句里的陷阱：“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咳嗽奶奶就问我是不是吃了，特别好玩。”

“所以你就骗奶奶了对不对？”苏爱然的声音开始颤抖，“你骗奶奶了？”

君君低下头，“妈妈，我错了。”

常桂红在一边长吁短叹，“行了行了，还嫌事儿不够多么……孩子还小，当时，要是我看仔细点儿，或者你不打电话催，我儿也不会……”

“妈，您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呢？陈天已经没了，活人不能再背包袱了。”苏爱然不想让君君紧张，也不想给朋友面前失态。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多嘴了。”常桂红有气无力地靠在一边，摆了摆手，俯身搂住孙子，“孩子啊，我可怜的君君啊！”

君君挣扎着在奶奶搂得紧紧的胳膊中看着妈妈。他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但大人们总是表面装作平静，弄得他也很困惑，“我下次不撒谎了。”

也不会再有下次了，大自然并没有像给壁虎设计能再生的断尾一样，给人类设计好多能再生的爸爸妈妈：还想再要一个爸爸么？对不起，忘了告诉你，只有一个，死了就没有了。

苏爱然也觉得儿子很可怜，只是，她并不希望君君因为陈天的突然离世成长为一个总被怜悯的孩子，“妈，他不可怜，他还有你和我。”

“那他也没爹了！爹是能代替的么！”常桂红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件事。

接下来，不管李杏和韩飞在一边怎么劝，车里的气氛都还是毫无悬念地急转直下了：一个急于让年幼的儿子摆脱可怜人角色的母亲，和一

个不希望死去的儿子被遗忘的母亲，因为共同的利益焦点，反倒使得矛盾无法调和。这世上不会再有哪一种生物像人类一样，因为相爱才迫不及待地彼此伤害。

君君夹在大人中间，一开始只是哭闹、哀求，惊惶失措地试图用小手擦干苏爱然脸上怎么也擦不完的眼泪，声泪俱下地扯着奶奶的衣角要她不要生气。但很快，孩子就发现这一切都徒劳无果。对于大人来说，这是一场人生悲剧；于孩子，却是星球毁灭一样暗无天日的恐惧。

君君开始大声尖叫，推开每一个试图安抚他的人。苏爱然的心在孩子的尖叫声里，碎成纳米。但又能如何呢？孩子揉碎了母亲的世界，可那也只是她自己的世界。常桂红在一边涕泪纵横地安慰孙子，抱怨苏爱然，抱怨命运待她不公。苏爱然的手指抠紧了车门，她一直在抑制自己不管不顾丢下这个烂摊子，撒手跟陈天一起去了的冲动。

还有什么比死更容易的呢？陈天倒是爽快脆生地在高速上“买一送一”，给短暂的人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以一个上了电视新闻的收官之作，华丽谢幕。留给苏爱然的是没还完的房贷、车贷以及全责的车祸后续。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只要苏爱然能苦熬三十载，孝敬婆婆、养大儿子、还清外债，没准就能换来自己上电视的机会——中国好儿媳。只是，这个机会还是加了 Hard 模式的，假如是贫困山区为了老少赤脚打猪草的儿媳，一定更加容易被塑造，可她苏爱然有什么呢？有跟哥嫂生活的父母，他们不拖累自己，同样，也帮不上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做网络编辑，同样，也没多少钱。饿当然是饿不死的，活嘛，同样也是活不起的。

那段车上的记忆，苏爱然后来就忘记了，她不想再跟儿子提起，当时的自己是多么想逃离那个逼仄的空间，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始。她浑浑噩噩地被李杏两口子送回家，浑浑噩噩地被他们按在卧室，吃了一粒安眠药强制休息。她进入了神经衰弱者的浅睡眠，朦胧中听见韩



飞埋怨李杏什么事都办不好，非要在不合适的场合提到车祸，才闹得这样鸡飞狗跳。

苏爱然想挣扎着站起来，告诉所有人，不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不是她打电话催陈天早点儿回来，才导致陈天出事儿；也不是李杏提到车祸，才引起婆婆跟自己的爆发。事情一定有另外的解，一定有一种解可以不用痛苦地自责。后来，她的身体就开始不再受自己控制，她向一个无尽的深渊跌落进去，持续不断地失重。

苏爱然醒来时，窗外天色已暗，房间里一片安静。她站起身，发现李杏守在自己身边，也已经睡着了。看看表，八点一刻，窗外万家灯火，正是吃完晚饭的时候。以往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洗刷完了碗筷，一家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其乐融融地吃水果。苏爱然站起来，脚下还有些发软。客厅里，忙活了一整天的韩飞和衣睡在沙发上，君君卧室的门半开着，孩子脸上的泪痕刚干，常桂红别扭地蜷在孙子的小床上，因孩子睡得香甜，一动也不敢动。要不是丈夫的遗像摆在电视旁边冲自己微笑，她几乎就要怀疑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噩梦。

苏爱然冲进厨房，关了门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心脏在一遍遍锤击她的胸腔，无处释放的苏爱然困兽一般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最后，她抄起灶台上的料酒一饮而尽——是的，滴酒不沾的苏爱然喝了一瓶料酒。并且在喝完后，她感到自己好多了，酒精带来的饥饿感充盈了她的生命。可惜的是，冰箱里除了几个西红柿和一根苦瓜外，再无可供果腹的吃食。苏爱然拧开了灶台，火苗依然旺盛地舔着她在陈天出事儿那晚就摆在那儿的炒菜锅。

李杏是被厨房里的香味“吵”醒的，这味道如此浓烈，沾满了日常烟火气息的饱满生命力。随着她的苏醒，这间房子里所有睡着的人，都打着哈欠起床。一身酒气的苏爱然端上了一大盆疙瘩汤，张罗大家吃饭。这盆疙瘩汤里除了面疙瘩以外，还有切成珍珠大小的苦瓜。

“吃吧，妈。”苏爱然给婆婆盛上一碗，“吃了这顿饭，咱们也得重新开始生活了。”

常桂红从没吃过放苦菜的疙瘩汤，她皱着眉喝了一口，细细品味着口腔里的酸甜苦辣咸，然后就笑着哭了，“我儿现在应该在忘川河旁喝了孟婆汤了——喝吧，儿，一口都别剩，下辈子投生个好人家，长命百岁。”

君君不懂什么是忘川河，追着苏爱然问个究竟。该从哪里说起呢？孟婆站在忘川河上的奈何桥边，守着一块记录每个往生人生平的三生石，熬一锅孟婆汤。往生的人喝完之后，就能忘记前世，重新开始。

“爸爸会忘了我吗？”君君并不挑食，把碗里的苦菜也都吃了下去。

苏爱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她发现，自己还没有正式跟孩子好好谈过陈天的死，她甚至没来得及想自己是不是该先瞒着君君，或者编一个“爸爸去了玩具岛”之类美好的故事，孩子就已经抓住了大人混乱中露出的现实世界的残酷马脚。

幸好，君君没有再追问，而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孟婆汤又是什么味道？”

“酸甜苦辣咸，人生百味。”常桂红替苏爱然答道，“傻孩子，喝了孟婆汤就忘了孟婆汤的味道了。”

“不对，我妈妈做的这个也是酸甜苦辣咸，还很香。”君君嚼着一个大个儿的面疙瘩，“孟婆就是站在桥上卖疙瘩汤的，两块钱一碗还送咸菜，爸爸喝，我也喝。”

孩子嘀嘀咕咕地给自己编着故事哄自己开心，苏爱然听来却是另一番光景，她仿佛真的看到了儿子描述的那个世界。孟婆，一定是个好厨子，因为所有人最终都没能抵住那碗汤的诱惑。孟婆也一定是这世界上最不得志的厨子，尝过她手艺的人最终都把她忘了。

君君喝了小半碗，放下筷子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爸爸不会忘了

我的，因为我还没忘记他。”

那天之后，苏爱然参透了一个她之前不会理解的道理：人只要还会感到饥饿，就会有活下去的动力。只不过，能不能活下去，就得看命了。她多么希望自己再睁开眼睛，就已是“十年后”——伤痛早就过去，车祸已无影响，君君长大了，自己已经重新开始……

但，那只能想想。

半年后。

整个下午，苏爱然都有点心不在焉，丈夫去世时她最担心的是车祸可能带来的影响。陈天撞死的是一个在大陆做生意的台湾商人，交警事故鉴定的结果是陈天全责。将心比心，苏爱然一直想去看看对方的家人，至少表达一下歉意和关心，但从头到尾除了跟对方在台湾的老婆通过几次电话以外，跟苏爱然沟通的只有对方的代理律师。律师很客气地提出一个苏爱然根本无力承受的索赔数额，在更客气地约苏爱然法院见面后，就几个月再无消息，苏爱然甚至偷偷希望过对方最后把这件事忘了，自己一毛钱都不用赔。

作为网络编辑，苏爱然之前并不觉得自己工资低。陈天赚钱还房贷车贷，苏爱然的工资只是平时给自己买买衣服和化妆品，给儿子买买玩具，更多的钱花在购买各种锅碗瓢盆、见过没见过的食材菜谱上。陈天去世前，全家都很乐意享受苏爱然喜欢研究吃这一爱好所带来的乐趣。陈天一走，不但爱好被剥夺，连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危机。现在的苏爱然，连自己当初以为自己可以承受的赔偿范围都难以企及。

经济还只是压力的一部分，更大的危机在儿子身上。陈天的去世一开始没对君君产生任何影响，苏爱然庆幸过孩子小还不懂事。但很快她就发现，不懂事是真的，但对爸爸的死，君君的不懂事表现形式跟她以为的有些出入——从陈天去世后，经常有家长跟苏爱然抱怨：孩子们一

起玩的时候，君君咬了他们家孩子。

今早出门上学的时候，君君竟然因为奶奶不让他带最喜欢的变形金刚去幼儿园而咬了常桂红一口。苏爱然气急，打了儿子一巴掌！现在想想，苏爱然有点后悔了。此时“吃喝在线”网站的办公区一片繁忙，在由电脑键盘的“噼里啪啦”、主机运转的“嗡嗡嗡嗡”构成的背景音里，每台电脑后的人都在构想：一旦华农集团上市成功，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多大的助力。只有苏爱然想的是：儿子那么小就没了爸爸，行为失控是可以理解的。倒是自己这个母亲做得不合格，没给孩子疏导好，反而打了孩子。

苏爱然打开“吃喝在线”论坛的“父母经”板块，她是这里的版主之一，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工作安排，纯属偶尔为之。她登录自己的账号“爱然酥”，准备发一篇无关吃喝的帖子，问问其他的父母怎么处理小孩咬人的情况。就在这时，从一大早起就跟集团高层、丰盛银行的专家在办公室嘀嘀咕咕了小半天的主编突然召集大家下班前开会。

收到内部群的通知，李杏第一个拿好笔记本叫苏爱然一起去会议室等开会，“估计是上市的事儿，这次八成是真的。”

苏爱然对公司上市的关心程度，远没有自己能不能赶在婆婆回家之前把饭做完、把衣服洗好那么迫切，另外厕所水龙头漏水也该修了。

“你傻啊，如果公司上市咱们可以买原始股，到时候几十、几百的翻倍，你就不用发愁了。”李杏一针见血地指出苏爱然的瞎操心都是没钱闹的，“我等会帮你问问投行的专家。”

李杏所说的专家叫高山，是丰盛银行最年轻的高级副总裁，他是华农集团上市项目的负责人，在公司上市前，本层的会议室就是他和他的团队的办公地点。主编在上面搞动员，李杏在下面跟苏爱然八卦，“前几年‘高级副总裁’听起来确实是挺厉害的，但这几年拿下保荐代表人资格的人越来越多，高级副总裁也未必就那么值钱了。当然了，比高级金



领还是要高级很多的。”李杏一边说一边还给苏爱然指了指对面那个中年眼镜男。

这时，旁边一个一直听两人低声八卦的高个儿男人忽然笑了，“也没有王主编说得那么悬，你们可以把我的工作理解成一个帮忙的，我们只是帮助大家，把你们已有但却不会整理的相关材料整合到一起；再用这些材料告诉别人，你们有能力上市而已。”说着，他站起来，“以后我和我的团队就算是大家的战友了，我叫高山，以后有金融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跟我本人交流切磋。”

高山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李杏。

李杏愣住了，她一直以为坐在自己旁边的年轻人，可能是其他部门的同事，而所谓专家必是年纪大的，她万万没想过，那个她认为是专家的中年人，只不过是高山的手下。她紧张地捅了捅苏爱然，以为苏爱然也跟她自己一样震惊，没想到，苏爱然却正握着手机犹豫要不要接电话，手机上“君君老师”的来电一直在闪烁。

李杏低声说：“接吧。”

苏爱然指指挤得坐满了人的会议室门口，又指指主编。自从陈天去世，她时不时要请假处理家事，有时还偷偷迟到早退，主编早就对她忍耐到头了。苏爱然打开微信，给老师发了一条消息：不好意思张老师，什么事？我在开会。

就在苏爱然在包里翻耳机的时候，张老师的语音消息发了进来，被她不小心选中，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着张老师银铃一般悦耳的声音：“君君把小朋友咬伤了，奶奶来接她，和小朋友的妈妈发生了点儿不愉快，您看看能不能赶紧来一趟……”

张老师话没说完信息就断了，但满会议室的人都猜到张老师可能去拉架了。她语音消息的背景音，是一个老年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的争吵。

老年女人：“你家小孩没教养，活该被咬！”